

# 生态城市 (修订版)

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

〔美〕理查德·瑞吉斯特/著  
(Richard Register)

王如松 于占杰/译

ECOCITIES

Rebuilding Cities in Balance with Nature  
(Revised Edi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生态城市 (修订版)

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

〔美〕理查德·瑞吉斯特/著

(Richard Register)

王如松 于占杰/译

## ECOCITIES

Rebuilding Cities in Balance with Nature

(Revised Edi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城市: 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 / (美) 瑞吉斯特 (Register, R.) 著;  
王如松, 于占杰译. —修订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城市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1253 - 5

I. ①生… II. ①瑞… ②王… ③于… III. ①城市环境: 生态环境 -  
城市建设 - 研究 IV. ①X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1629 号

· 城市译丛 ·

## 生态城市

——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 (修订版)

---

著 者 / [美] 理查德·瑞吉斯特  
译 者 / 王如松 于占杰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mailto: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责任校对 / 程霞  
责任印制 / 蔡静 董然 米扬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2.8 字数 / 353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253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9 - 456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南希、比尔、西尔维娅和科斯汀。

我们的友谊数年如一日，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包括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助，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

## **Ecocites Become Us**

It's a secret now, but can't be for long.

We are of three bodies:

One created for us, given at birth,

One created by us, labored through life,

One created with us, eternity's rebirth.

One the individual, of flesh, blood and soul,

One the community of wood, stone and fire,

One the universe, of stuff, time and changing.

This is who we are, where we are from, are, and going.

The secret is out. We are building ourselves.

We are the universe, painful joyous work unfolding.

# 生态城市改变我们

虽然这还是个秘密，但离答案已不远。

我们有三体：

一是受之父母，与生俱来之体；

一是终身勤勉，劳作织就之体；

一是方死方生，亘古如新之体。

前者是由血、肉和灵魂组成的身体；

中者是由木、石与水火组成的环境；

后者是由物质、时间和变化组成的宇宙。

这就是那千古难解的谜：

我们是谁？

来自何方？

身处何地？

去向何处？

如今秘密已成过去，我们在锻造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那宇宙：

痛苦

欢乐

劳作

演变

永不停息！

## 致 谢

倘若没有以下诸君及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支持和物质支持，本书不可能完成；即或完成，也要延宕许久。他（它）们是：Charlotte Rieger、Ron Chilcote、可持续性与创新基金会、Marci Riseman、Walt Christiansen、Ross Jackson、Hamish Stewart、盖娅信托基金会、Jerry Mander、Doug Thompson、Ralph Kratz、深度生态学基金会、Patrick Kennedy、Pat Welch、Graeme Welch、Diana Divecha、Arjun Divecha 和 Marco Vangelisti。

该书的编辑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像我这样的艺术家或者说活动家在专注于写作之时，编辑工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畏途，因为编辑工作非我所长。这里要感谢以下诸君提供的编辑工作，他们是：Barbara Metzger，他几乎承担了全书的编辑工作；新社会出版社的 Ingrid Witvoet，他承担了该书修订版的编辑工作；我的私人编辑 Michael；Kirstin Miller，他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和反馈意见。

以下诸君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多年来在很多问题以及对问题的看法上给了我许多反馈意见，这些意见有很多已吸收到本书中。他们是：Nancy Lieblich、Bill Mastin、Susan

Felter、Sylvia McLaughlin 和 Huey Johnson。

要特别感谢生态城市建设者协会、城市生态学会、建筑生态学联合会本地化计划和国际会议给我的帮助。正是有了它们的帮助，才使我免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虞。

我要特别感谢 Rus Adams、Ray Bruman、Jim Caid、Paul Downton、Chérie Hoyle、Joan Bokaer、王如松、Will Wright 和 Joell Jones。

关于生态城市问题，我的诸多辩友有：Ken Schneider、Thomas Berry、Brian Swimme、E. F. Schumacher、Hazel Henderson、Jerry Brown、Ernest Callenbach、Walt Anderson、Lynne Elizabeth 和 Joseph Epes Brown。以下诸君给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鼓励——当然是间接的，他们是：Jane Jacobs、Ian McHarg、E. O. Wilson。由于生态城市其实是与地球和谐相处的城市，其目的是缔造和平，所以，我还要遥谢圣雄甘地。我还要感谢保罗·索拉利给我的启发，他很乐意与我分享他的想法和建设生态城市的勇气。

最后，将作者的想法最终推向广大读者，出版社功不可没。这里要大大感谢该书第一版的出版者伯克利山陵出版社（Berkeley Hills Books）及该出版社负责人 John Strohmeier；感谢 Chris Plant 和 Judith Plant 等新社会出版社的员工。新社会出版社是少有的有远见的出版社，该出版社所出版图书的目标是：引导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行动，所出版的图书总是发人深思。



# 序 言

正如理查德·瑞吉斯特所说：“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建设城市的方式、城市人口密度和多样性程度。城市人口密度越大、多样性程度越高，对机械化的交通系统依赖越小，对自然资源消耗越少，那么对自然界的负面影响就越小。”

本书是以上有关人类进化与城市作用关系的精辟论述。瑞吉斯特告诫我们：城市是由人自己创建的有机系统，而城市又改变了人本身、人们的生活乃至人类的进化历程。作为一个城市功能的反思者、一个环境主义者和未来学者，我认为本书是该领域最令人满意和最具综合性思维的新书。瑞吉斯特在书中综述了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介绍和精炼了世界各个角落生态城市建设的各种最好的理念、模式以及设计和建设的具体案例。

仔细阅读这本引人入胜的论著，我不禁回想起孩提时代。我于 20 世纪 40 年代出生于英格兰西部布里斯托尔海峡沿岸的城镇克利夫登。小镇坐落在一个石灰岩谷地里，大多数人家以及公用建筑都是用这种灰色石头建造的。与大多数欧洲城镇一样，克利夫登镇结构紧密有致，其规模很适合其 4000 名居民步行或骑自行车跑遍全城。城内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很畅通方便，有一条

铁路与 15 英里以外的布里斯托尔市相通。因为汽车很少，所以这里空气非常清新。而汽车少的原因不仅是它不必要，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汽油是定量供应的，所以人们用不起汽车。粮食也是定量供应的，所以大多数家庭都在自己的庭院里种菜、养鸡，经营自己的安乐窝。

我们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去码头鱼市购买新鲜水产品。我们还经常骑车去附近的农场买牛奶、黄油和其他农产品。城镇商业区的店铺里摆满了本地的肉制品，特别是鲜美的野兔肉以及各种本地产的时鲜水果和蔬菜。那时大多数居民还没有冰箱，所以每天都得上街买菜。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们步行上学，为父母跑腿或帮家里做些家务和园艺劳动。我最大的乐趣是钻到养蘑菇的地窖里去观察蘑菇是怎么魔术般地长出来的，或者去鸡窝里捡母鸡刚生下来的热乎乎的鸡蛋。我母亲种菜从不用农药。她在当地一个乡村医院的婴儿诊所做义工。我和我的三个姊妹都是在家中由家庭助产士接生的。那时还有空袭警报和飞机轰炸，我的朋友有在其中遇难的。凝视布里斯托尔被炮火映红的天空也是我在小镇生活中记忆犹新的一幕。克利夫登小镇紧凑的社区生活和亲密的邻里关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切不过是 50 年之前的事。同大多数像瑞吉斯特那样的系统思维学者一样，我相信当今的工业社会是一种典型的超出承载能力的社会。我们在汽车、郊区、城市蔓延及其导致的能源浪费、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都超出了最佳生存状态所允许的范围。我们在从前的家庭农场上建造大片住房，甚至还要求更多——更多的道路、混凝土、停车场和商业区，结果我们既失去了往日亲密的社区，也迷失了自我——我们确实做得太过分了！

转眼间就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这时我住进纽约曼哈顿中心

区摩天大楼的公寓里。我研究了正在发生的种种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活动，这些活动使城市居民自治和商业发展沦为空话。纽约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富挑战性的城市之一，我为它的活力与反差而兴奋，它的城市密度允许人们过没有小汽车的生活，但是大量肮脏的住宅、噪音和被污染的空气又让我惊恐不已，我对此的反应是参与环保行动，并在1964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净化空气市民协会。这一活动增长了我的知识，使我开始接触到刘易斯·蒙福德（Lewis Mumford）、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和简·雅各布等人的著作，也使我结识了日后为我的第一部著作《创造另一种未来》撰写前言的舒马克（E. F. Schumacher）。我与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交往始于其著作《转折点》，该书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所见略同，即有缺陷的经济是如何引发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正引发全球气候变化。我与保罗·霍肯（Paul Hawken）、阿莫里和汉特·罗芬斯（Amory and Hunter Lovins）、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里恩·马格里斯（Lynn Margolis）、詹姆斯·拉弗洛克（James Lovelock）、约翰和南希·托德（John and Nancy Todd）——其中很多人在本书中都有所提及——一起，加入了由历史哲学家威廉·厄文·汤普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创办的林迪斯法恩学会（Lindis Farne Association）。

若干年后，我考察了本书中描述的保罗·索拉利建造设计的阿科桑蒂城。我吸收了他的哲学观点，并在实践中印证他关于“生态形城市”是人类有意识地向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所说的“智力圈”进化的表现的看法，然而，正如瑞吉斯特所指出的，我们人类是迟钝的学生。索拉利的阿科桑蒂城是城市设计领域里一项大胆而重要的试验，它花费的费用不过是建造一艘航母所需费用的一小部分，而且从未接受过任何企业、政

府或基金会的资金，该城的运转就靠出售当地制作的铜铃和风铃来维持。

我一直在想，人类历史的 98% 是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游牧聚居时代。现在人类已是一个拥有 60 多亿成员的大家庭，大部分人居住在像圣保罗、墨西哥城、上海和东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里，根本没有管理这么大范围内事务的经验。我们消费了整个地球 25% 左右的初级生物产品、40% 的陆地生物产品。这无疑是在加速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种群的灭绝，我们已走向地球的尽头。

解决如此复杂的城市问题，没人能比瑞吉斯特更在行了。《生态城市》一书揭示了所有的这些挑战与机遇，以及 21 世纪面临的新现实：从大气层二氧化碳的增加、地下水位的下降、耕地的减少到城市的蔓延，以及汽车、高速公路与矿物燃料组成的工业复合体走入的能源浪费的死胡同。该书还用很大篇幅详细介绍和热情倡导了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社区和城镇转型的步骤，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这样做。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从这本充满激情的书中获取知识和力量。

赫泽尔·亨德森

2001 年 8 月于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

# 自序

仅仅时隔三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梦想是否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我们正在快速走向一个生态健康的城市、城镇和乡村吗？还是在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我看来，《生态城市》的第一版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找到的、可以应对当今时代挑战的一些积极的思路。既然所研究的题目本身迅速发生了变化，那么研究这类题目的书的内容也应及时更新。不过，还是有一些变化来得太快，简直可以说是根本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相加。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我们走来，而且这些令人不安的事情还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游戏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未来命运说到底是一个安危未定的物种。突然，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前进，危机与危机环环相套，正准备叩开门的另一侧。生态城市的观点是积极的，在建设生态城市方面也有诸多良策，但同时，不断增多的威胁也在阻碍那种积极的观点。

就在本书第一版刚刚完成之际，我听到的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9·11”事件。紧接着——也可以说是马上——就发生了美军入侵阿富汗继而入侵伊拉克的事件。这

是为了石油——没有它，整个城市就要瘫痪——吗？

与此同时，气候专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地球确实正在变暖，而且越来越明显，不容置疑，而地球上的人（不包括白宫里的那帮家伙）也都注意到了：在 2003 年夏天，欧洲爆发了热浪，35000 人被热死，而各个大陆和山脉上的冰川正在融化、消失。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我本人也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勃朗峰，女士们，先生们，这是真的，我亲眼看到冰川在融化。记住我说的话。我确实到过那里，要是不信，还有照片为证呢！

几年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正在向我们逼近，但只有那些关注此类事情的人才会注意到。其中有些事情只是去年（2005 年）才广为人知，那就是围绕着“石油峰值”而来的地球上的一系列的资源峰值的来临，即，石油的产量到达顶峰，而峰值时刻一过，产量就开始不可避免地下降，而且是永远的下降。这的确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件，因为正是这种资源支持了城市的交通系统，为建筑物加热、制冷，而且还提供了化肥、杀虫剂、除草剂以及粮食生产中所需的拖拉机的燃料，为我们的服装提供纤维，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塑料，还为我们的道路铺上了沥青，为我们的屋顶浇上柏油，而今这种资源的储存量却开始下降。交通、室内制热或制冷、食物、衣物、建筑——可以说一切的一切，都依赖于石油。

石油是有限的资源，所以大家对这种关键的商品将达到产量高峰而后产量不断下降这个结论是没有争论的。唯一有争论的是，既然我们已预见到了这一点，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石油峰值研究会的成员及在过去两年出版的关于石油峰值的畅销书的作者们都是退了休的石油地质学家及相关学科的科学家的，他们不再从石油公司那里领取薪俸。他们无一不希望在石油峰值到来之前能够找到足资使用的替代能源，以免陷入重大的经济危机、人道危机和生态危机。

不仅如此，对于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太阳能和风能——目前两者的利用量之和仅占美国能源使用量的1‰，争论的焦点是，在石油供应量逐渐下降之时，我们能否一如既往地既方便又毫不费力地继续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和高耗能水平。石油的供应量会一直下降，而价格则一路飙升，永远是这样。

石油产量下降，从经济的角度讲这将意味着什么、利用原材料生产出产品的能力、整个地球上的生活方式能否延续下去等问题突然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2004年的《国家地理》杂志开始涉足这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其中的一篇封面文章是讲石油枯竭问题的，而另一篇则是讲气候变化的。该杂志的编辑说，他知道他们在把问题引向争议，从而使该杂志失去了部分订户。但要解决这些最重要的、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确需要时间，尽管他感到了紧迫感。比尔·阿伦（Bill Allen）说：“我可以忍受订户减少，但如果不把地球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告诉你，我会感到不安。”<sup>①</sup>

在那些可给人蒙上阴影的词汇中，“永远”是很突出的一个，尽管我们会注意到这个词是暗含在诸如“灭绝”等词之中。这就对了。当一个物种不再是稀有的或仅存于某个遥远的地方我们只能找机会去游览参观时，就谈不到灭绝问题了。如果是灭绝了，那它就永远消失了，谁也不能把它们带回来。你的孩子们也许还会怀疑你是否真的见过那个物种，从那个物种中学到一些东西，享受那种物种带来的愉悦，也许还吃过那个物种或把它加工成产品或可药用——是的，一切都没有了。此外，如果那个消失了的物种在生态的生境中曾扮演过关键的角色，那么曾作为其中一部

---

① 比尔·阿伦（Bill Allen）：“编者按”（“Editorial”），《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2004年9月。

分的环境也将由于该物种的缺位而永远消失。

石油峰值这件事的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的到来要比石油公司和石油专家所预测的时间还要早。石油公司和石油专家们总是对石油储量夸大其词，以维持投资者的信心。他们的夸大其词无非是暗示，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应对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时间不多了。当廉价的能源不复存在，那将意味着什么？在本书中，我将倡导建设一种低能耗的城市，这是一种重新设计的城市，其正常运转只需很少的能源。但似乎有些姗姗来迟。建设这样的城市是需要花些精力的，我也意识到，在过去的三年里，还没有这方面的投资。

这里我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使人头脑清醒的思想。在《生态城市》的第一版完成之后，受各种组织——这些组织是由关心这些问题的人组成的——的邀请，我一直穿梭于北美、亚洲、非洲和欧洲。我来中国已经有四次了，亲眼目睹了城市建设过程，搜集了一手的资料，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生态城市发展方面的宝贵的“微小的”进步已渐渐为人所知，而那些所谓大的“进步”则代表了“汽车—城市蔓延—高速公路—廉价能源”的建设方式。在中国几千英里的高速公路两侧，汽车制造厂迅速建成，而美国人则在购买个头更大、更怪异乃至更疯狂的汽车。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廉价的燃料，而不是相反。还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对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谈到汽车，就在前几个月我还注意到这个显眼的东西，显得似乎都不值得关注了：我们中间每 10 个人中就有一个在开车。全世界共有 6 亿多辆汽车，而总人口为 65 亿。也就是说，其余的 9/10 的人被剥夺了汽车梦，他们不可能做这样的梦，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实际上，开车的那 1/10 的人正在给这个世界带来全球性的灾难，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对过去的 100 万年带来了灾



难，而且还使梦想变成梦魇。没有什么比破坏人类机遇和环境健康更严重的了，而且是周期性的。当你亲眼看到这些数字并且意识到廉价能源的供给从现在开始就要结束了时，你也许会想到高能效汽车，但所谓的高能效汽车不过是解决问题的虚幻努力而已。普锐斯汽车——许多美国的环保主义者称，这是一种节能汽车，他们还在幻想着能永远开上汽车呢——是不会拯救我们的。我们只能使极少数善良的人确信：只有重新塑造我们已经建成的环境——城市、城镇和乡村，使之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汽车的需求，才能真正延缓那个时刻的到来。但不能再拖了，时光如梭，曾不暂息。所谓永远，始于今天。

不仅仅是生态语境里会说到“永远—永不再”，在文化语境里同样出现了这样的说法。简·雅各布（Jane Jacobs）写了本名为《黑暗时代即将到来》（*Dark Age Ahead*）<sup>①</sup>的书，书中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普遍的、愈演愈烈的傲慢与无礼，似乎与生态无涉，这种傲慢与无礼使家庭产生危机，使学校成为颁发文凭之地而非教育之所，它们暗中破坏文化贡献而不是鼓励文化贡献。她说，文化上最坏的事情是滑向“黑暗时代”，在这“黑暗时代”里，文化被遗忘了，其贡献和教训最终完全消失。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写了本名为《崩溃》<sup>②</sup>的书，书中比较了从古代到当代、从太平洋中部的小岛到前苏联的种种崩溃，揭示了崩溃的原因总是相互联系的，而一些文化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不至于崩溃，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尊重生态和资源——否则，它们也不能跻身于文化幸存者的行列。

---

① 简·雅各布（Jane Jacobs）：《黑暗时代即将到来》（*Dark Age Ahead*），Random House，2004。

②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Viking，2005。